



## 食事



## 冬月食鲜

□黄 颖

闽南冬月的气温不算太低,海面也相对平稳,适合渔民出海捕捞作业。此时,本地人的餐桌也常飘散着海味,各种应季海鲜轮番“亮相”,仅是简单烹煮,就足以惊艳味蕾。

冬至时节,是海蛎最为肥美的时候。泉州人烹调这种海鲜的方式不少,可以用酱油水调味焖煮,也可以加地瓜粉煮成羹汤。都说新鲜是菜肴好吃的第一要素,我也偏爱一大早去菜市场,等摊主把海蛎一只只从壳里撬出来。这样现撬的海蛎带着海水特有的味道,入口嫩滑鲜甜,拿来制作“海蛎炸”正好适合。不过这道菜很考验手艺,我曾跟家里一位长辈讨教,才知“海蛎炸”做起来费时又费工,得先把海蛎淘洗干净,再滤干水分。之后撒入葱花、五香粉、盐、地瓜粉等配料调和,还要加入一些捏碎的豆腐搅拌均匀,接着用大勺舀起来分批入锅油炸,做出来的海蛎炸才有外酥

内嫩的好口感。不过我询问加入调料的比例时,那位长辈却犯了难,最后只是说加多少量的地瓜粉和豆腐搭配海蛎,全凭手感和经验,不是一朝一夕能够练成的。

进入冬季,本地人想要补养身体,还会挑选红膏蟳来烹煮。此时这种海鲜膏肉肥满,切块后与干贝、香菇、胡萝卜和糯米一起焖成咸饭,不仅可以滋补身体,还是闽南喜宴上的一道“重头菜”。我听一位办桌师傅讲过,传统宴席上的红膏蟳焖饭,端上桌前还要泼一勺热油,让米粒变得金黄油亮,红膏也会呈现醒目的橘红色,有“日子红火”“福气满满”的好寓意。

这个季节的红膏蟳,也常出现在闽南产妇的月子餐中。有别于一些蟹属于寒性食物,不适合孕产妇食用,红膏蟳的属性温和,是一种温补食材。记得我坐月子时,婆婆就不时做干煎红膏蟳给我调

理身子。她烹煮时会先往锅里倒入一些茶油,接着铺一层厚实的姜片,之后将红膏蟳对半剖开,再放在姜片上慢慢煎熟。听她说这样做是为了将红膏蠁的营养“锁”住,加入的茶油和姜片,则能衬出红膏蠁的温补之效。

冬日里的海味干货同样不少,譬如带籽的鱿鱼母干。现在少见挑着担子沿街叫卖的小贩了,不像我小时候一到冬天,出门常会遇见小贩挑着担子,一个竹筐里装着活蹦乱跳的海鲜,另一个筐里塞满海味干货,有巴浪鱼干、虾米、海蛏干、蛤蜊干,还有一捆捆鱿鱼母干。每次遇见老主顾,小贩都会放下担子,热情招呼他们来挑选,我母亲大多时候买的是价格便宜的干货,拿它们来烹煮佐粥的小菜。贵一些的当季鱿鱼母干,她偶尔挑一两只,逢年过节再拿出来煲汤。

若问鱿鱼母干和哪样食材最搭?我会脱口而出是猪蹄。猪蹄炖鱿鱼母干是

父亲的拿手菜,他给我传授过这道菜的做法,说要先将猪蹄架在火上烤一烤,待表皮烤得略微焦红,再与剪成块且泡发过的鱿鱼母干一起放进砂锅里炖。因为鱿鱼母干和猪蹄都需要慢火久炖,得一直守在灶边调火候,方能避免锅里的汤汁烧干和食材变焦。印象中,以前家里每次做猪蹄炖鱿鱼母干,父亲都是坐在灶台旁,一边叮叮当当地打铁,一边留意着砂锅里的动静,直到猪蹄炖得软烂,他才会起身走出厨房,喊孩子们来尝味道。

冬日的闽南餐桌,海鲜烹煮的菜色其实远不止这些。新鲜的小管煮熟后品尝,脆嫩爽口;当季的花蛤清炒,鲜味好似能漫满整个屋子;炖一锅蚝干咸粥,米粒吸饱鲜味,一碗下肚,浑身暖乎乎的,十分舒坦。这些带着海味的家常菜,让平凡三餐变得愈加有滋有味,也给闽南人的冬天带来许多独特的食趣。

## 每日佳句

所谓有心人,不过是将做好1%养成了习惯。有时候,我们和更好的自己之间,只隔着1%的距离。

## 回首

## “深井”拾忆

□柳 静

我过去一直住在外婆家,那是一间老旧的“手巾寮”。这种闽南特有的老式民居,门口面对的路面极窄,通常只容一人通过。不过这条路很长,看起来像幽深的巷子,又似狭窄的井道,因此也被本地人称为“深井”。长大后我才看懂,“深井”里的“手巾寮”都是多户并联,看似各家独立门户,实则几家人共享一堵防火墙,邻里关系也像根脉在砖瓦下紧紧相连。

“手巾寮”的厨房通常是露天的,就搭在“深井”的一侧。外婆家的灶台是用几块泛黄的花岗岩条石垒起来的,台上放着一个被熏得发黑的煤炉。外婆以前常站在炉子边忙活,把装了米和水的粗陶锅放在炉上,她还要打开煤炉的气门,拿扇子不停地扇风,直到火渐渐烧旺,锅盖边缘才会“嘶嘶”冒出白气,听起来就像炉子发出的喘息声。

午后日照足,阳光洒下正好落在石灶台上,仔细还能发现细小的煤灰在空中飘动。那时“深井”的角落有一个坏了未及修理的水龙头,几乎每隔两分钟,凝成一滴的水珠就会“滴答”一声落入下方的石槽。那声音在巷子里荡开,仿佛时间落下的回响。

以前每天清晨,“深井”里都是格外热闹的。只要听见水龙头发出“哗啦啦”的声音,不用猜,定是邻居们在各自门口洗漱、备菜。这时外婆也会用闽南语与隔壁家的阿婆搭话,两人的话题很少有新的,讨论的不是天气变化,就是阿婆问今日哪样菜贵?外婆一边娴熟地往炉里添煤饼,一边回答自己刚去菜市场打听的菜价。两人的对话伴着煤炉里火苗的噼啪声,混着井边水龙头的流水声,慢悠悠地飘在“深井”的空气中。

待锅里的粥熬好,外婆便将最稠的粥舀出来晾凉,让准备出门上班和上学的孩子们先吃。待大家都出门了,她才坐在灶台边,慢悠悠地喝那碗最稀的粥。孩子们长大后都搬走了,几次提出想接外婆去城里住,她却总是摇头拒绝,说自己走了,谁来看家?多年后,外婆不在了,的确像她说的那样,那间“手巾寮”真的空了。门口的煤炉积了厚厚的灰,无人在炉前熬粥,更听不到那抹煤炉火混合粥汤的独特味道。倒是那滴水的水龙头还在,水珠落进石槽发出的声响也和以前没什么差别,只是听起来更像一声声叹息。

今年,我带着孩子回老家,再次走进那间“手巾寮”,阳光依旧落在泛黄的花岗岩灶台上,只是煤炉已不见踪影,粗陶锅也不知被收去何处。角落里的水龙头终于修好,再听不到那声规律的滴水声,“深井”也显得有些冷清。孩子好奇地摸着斑驳的墙面,问这里是谁的家?我摸了摸孩子的头,告诉他这是太外婆的家,也是妈妈儿时住的地方。见孩子好奇,我又说起以前这里充满了烟火气,清晨有邻居们的闽南话闲聊,灶台边总飘着粥香,还有水龙头发出的滴答声。说着说着,我忽然发现记忆里那些被时光尘封的画面,竟一下子变得鲜活起来。原来外婆的身影、邻里的笑语、粥香与烟火,从没有真正消散,它们就藏在“手巾寮”的墙缝里,藏在洒满阳光的“深井”中和石灶台上,等着我回来轻轻拾起。

## 茶余饭后

## 作家如何写“光阴似箭”

●到了年终时分,时光的感觉乍然出现。它短促、有限、性急,你在后边追它,却始终抓不到它飘举的衣袂。

——冯骥才《时光》

●流年似水,有的事情一下子过去了,有的事情很久也过不去。

——王小波《似水流年》

●屋宇如鱼,匍匐在水面上,吐出日子,吐出生老病死和一个个连绵不绝的四季。

——余秀华《摇摇晃晃的人间》

●一生或许只是几页,不断在修改与誊抄着的诗稿,从青丝改到白发,有人还在灯下。

——席慕蓉《以诗之名》

●我的心跳,跳的是时间。水是能看得见,摸得着的。时间却看不见,摸不着,它的流逝你感觉不到,然而确实是在流逝。

——季羡林《时间》

●时间带走了一切,天上的虹或人间的梦,或失去了颜色,或改变了式样。

——沈从文《水云》

## 又见洋紫荆花开

□张益坚

我日常办公的大楼旁种着三株高大的洋紫荆树,它们的树干粗粝苍劲,枝叶蓬勃葳蕤。虽然树龄已有二十余年,但它们仍像正值长个子的少年,高度还在逐年增加,其中两株已有五层楼高。

泉州的冬季不萧瑟,洋紫荆树也像不知疲倦的“开花机器”,寒天里依旧繁花满枝。这些花从初冬开到暮春,纵然花瓣日日飘落,枝头仍是缀满新蕊,持续绽放,格外惹眼。时而冷风掠过,粉紫色的花瓣飘落在路旁的私家车上,犹如给车身绘上几笔俏皮的涂鸦。有次看见同事小庄正在清扫引擎盖上的花瓣,我还打趣说:“你的车都被装扮成‘花车’啦。”惹得他朗声大笑,直说我嘴甜。

这天拾起一朵刚落下的洋紫荆花,凑近一看,才发现它的五片花瓣是呈螺旋舒展,边缘还微微卷起,好似古画上仕女曳地的裙摆。花瓣上的纤细脉络从紫红色的花心向外蔓延,渐渐晕成浅粉色,修长的花梗细而不弱,微微弯曲着撑起整朵花。更特别的是紧裹着花瓣的钟形花萼,看起来好像一个牢固的小基座,衬得花瓣愈发轻盈娇俏,一阵风拂过,又像颤首行礼的温婉佳人。

兴起时查阅资料,我方知洋紫荆树主要生长在南方地区,是一种常见的观赏树种。它的花期长、花量大,对土壤要求不高,耐旱又耐湿,很适应闽南地区潮湿闷热的气候。这种树的叶片呈心形,和粉紫色的花朵搭配在一起,远观近看都很有辨识度。

不过洋紫荆树在我眼中,更像陪伴多年的老友,因为它见证了我从青涩新警蜕变为沉稳老警员的岁月。印象中,过去晨间执勤归来,我常与同事在单位里的洋紫荆树下小憩,就着花香分食早点。有时雨夜出警,我还会借洋紫荆树遮风挡雨。刚入警时协助抓捕的紧绷,伏案写材料时彻夜的忙碌,破案后和同事们在树下分享的喜悦,受挫时望着满树繁花发呆的怅惘,欢欣时

荆树年复一年地花开花落,也像将我的青春、汗水、荣光与遗憾,都轻轻收进一圈圈的年轮里。

如今每到花季,我都会去树下捡几片完整的洋紫荆花瓣,将它们夹进常用的笔记本里当书签。年轻同事有次好奇地凑过来问这花叫什么名字?我便指着窗外的树,跟他聊了起来。说话间,我又想起自己刚入警的场景,当时自己也是这样追着老同事问东问西。

周末去公园散步,发现湖边的小径旁边也种着一排洋紫荆花,粉紫花瓣时而随风飘落,有的掉在青石板上,被行人脚步轻轻碾过,留下一抹淡紫的痕;有的坠入湖中,随涟漪轻轻晃动,引得游鱼争相啄戏。我驻足良久,望着满树繁花与水中倒影相映成趣,闻着风带来的淡淡花香,忽然觉得这般寻常景致,一点都不输名园的雅致。想来这或许就是洋紫荆花的独特魅力,于寻常处绽放风华,也于平淡间予人欢喜。



(CFP 图)

## 冬日忙“闲”

□刘平安

进入十二月,天气渐渐转冷,田垄间没了往日的喧闹。此时庄稼都已归仓,空闲时间也变多了,但住在乡下的人们仍会找些事来做,不让手脚生出懒意。

冬日的闽南农村,菜地里依旧有不少蔬菜种着。一些没有菜地的人家,也会用废旧轮胎或泡沫箱子堆土,在里面种些葱蒜之类的调味蔬菜。就像我母亲

前些天就从菜市场带回两株甜椒苗,把它们分别栽进填满土的大泡沫箱里,又摆在厝顶接受阳光的滋养。

起初,我天天帮母亲给甜椒苗浇水、施肥,一个星期过去,眼见甜椒苗依旧光秃秃的,我的热情渐渐散去,不再往楼上跑,反倒是母亲依旧雷打不动地用心照顾那些菜苗。昨天拿厚棉被上楼晾晒,我才发现两株甜椒苗竟然都发芽,抽出的嫩枝上长出不少绿叶,零星的果实也冒出来,让人又惊又喜。

父亲同样闲不住,与隔壁几位叔伯一起把家门口的空地整理成菜地。几个人天天起早,去地里翻土整地、撒种浇水,忙活不停。他们不时还凑在一起聊种菜心得,比如给菜苗施

的牛粪,要先在太阳下晒七八天。或是菜种播撒后要及时浇水,还得拿薄膜盖着,等种子发芽,再将薄膜揭起来继续浇水,这样才能让菜种快些长出嫩苗。

冬至过后,那片菜地已经变得郁郁葱葱,油绿的生菜挨挨挤挤,脆嫩的小白菜亭亭玉立,还有一丛从香菜散发着清新的香气。父亲每次出门路过都得驻足打量一番,眉眼间满是藏不住的喜悦。

此时白萝卜也到了采收季。听母亲说舅舅家的菜地迎来丰收,我隔天就上门,挽起袖子便往菜地里钻。垄上的白萝卜顶着青缨,胖乎乎地埋在土里,手握住缨子轻轻一拔,带着泥土香的白萝卜就滚了出来。将一篮子的白萝卜带回家,我又马不停蹄地研究菜谱,光想着用白萝卜能做什么菜,就觉得肚子里的馋虫不停往外冒。

不像长辈们忙着种菜,入冬后我去花市挑了几盆绿萝,将它们放在窗架上。

绿萝不必费心照料,隔段时间浇些水就行,绿萝的藤蔓很快顺着窗沿向下生长,过了一段时间,从屋外看,犹如

一道绿色的瀑布依着墙壁倾泻而下,十分漂亮,有时邻居经过瞧见了,还会夸赞我家的绿植养得好。前几日,不时听见窗外传来鸟鸣,我实在好奇,偷偷伸出手拉开绿萝的藤蔓,果然瞧见一个手掌大的鸟窝。之后每隔几天,我就往窗台撒一把坚果,想看看在藤蔓筑巢的小鸟会否飞来觅食。直到这周末下起小雨,我才看见一个小身影落在窗台上,凑近看原来是一只小燕,估计是被我的脚步声惊扰,它快速啄起一颗坚果,扑棱着翅膀飞回绿萝藤中躲起来。后来我多了一件上心的事,每日都要往窗台添些坚果,时而还倚窗张望,想看看小燕会不会来。撒食时还不忘放轻脚步,生怕惊扰这位藏在绿萝藤里的“小住客”。

冬日闲暇,劳动反倒成了一种消遣方式,母亲依旧每天上楼照看甜椒,看着果实一天天鼓胀起来;父亲则和叔伯们盘算着下一茬该种些什么菜;我依旧晨起往窗台撒上食,等着那只小燕扑棱着翅膀来赴约。屋宇屋外的忙碌,让这冬日的时光也变得充实又充满趣味。

## 天伦

## 总说“我来”的小大人

□叶艳霞

这天晚上,我刚把脏碗碟放进水槽,儿子就跟进厨房。他手里拎着那条对他而言有些宽大的围裙,对我说:“妈妈,今天我来洗碗。”

说完,儿子立马套上围裙,又将带子在身后打了个不太利落的结,接着补了一句:“老师说,长大了就要帮父母分担家务。”我的手臂下意识地抬了一下,在空中滞了短短一瞬,才慢慢放下,随后给儿子让出了位置。只见他打开水龙头,先用手背试水温,这个动作是我没想到的。见我在一旁看着,儿子又立马解释说:“我用的是温水,您放心吧。”我这才发觉,不知从哪天起,这孩子竟悄悄记下了我洗碗的习惯,连试水温这个细节,都没有放过。

儿子拿碗的手势很稳,洗得也仔细,每个碗都要在手里转两圈,打上满满的

看着他笨拙又认真地尝试,偶尔在他手忙脚乱时才轻声提点一句小技巧,或是在他需要的时候递上一个趁手的工具,提醒一句“注意安全”。

那天收拾柜子,儿子不小心把心爱的帆船模型的桅杆碰断了。我正打算上前帮忙,就听见他喊出那句口头禅“我来”,小手麻利地把模型抱回屋。于是我不再出声打扰,只是待在客厅,仔细听他房间里发出的动静:小部件放在桌面的轻响,偶尔是呼气吹开碎屑的声音,还有他对自己小声嘀咕。过了许久,儿子终于走出房间,他开心地把模型放回展示架,那白色的帆已经重新立起来,虽然上面有了一道接痕,看起来依旧美观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儿子说的每一个“我来”,其实都是他悄悄长大的证明。那些

略显笨拙的尝试和藏在细节里的模仿,其实是他想要挣脱呵护、学着扛起责任的小小宣言。

如今,我的角色也悄然转变了,不再是事事抢先的主导者,而是退到一旁的协助者。儿子说“我来”时,我不再急着伸手,只是静静地看着他摸索。就像他捣鼓坏了的台灯开关,我就帮忙看线路是否接对,或是他尝试炒菜时,在一旁提醒火候别太猛。又或是他给绿植换盆时,我会递上一把小铲子,告诉他沿着盆边松土更省力。我渐渐懂得给孩子最好的爱,不是帮他包办所有的事,而是在他一次次说“我来”的时候,在他迈步尝试时,适时搭把手,在他遇到小难题时,给点小提示,看着他在一桩桩小事里,慢慢练就独当一面的能力。